

(清) 趙翼 著

樂保群 呂宗力 校點

咳餘叢考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咳餘叢考

(清) 趙翼 著

樂保群 呂宗力 校點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陔餘叢考/(清)趙翼著;樂保群,呂宗力校點. —2
版. —石家莊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7.12
ISBN 978-7-202-04690-6

I. 陔… II. ①趙…②樂…③呂… III. 筆記-中國-清
代-選集 IV. K249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7) 第 167917 號

書名	陔餘叢考
著者	(清)趙翼
責任編輯	李方
美術編輯	吳書平
責任校對	付敬華

出版發行	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330號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刷	河北新華印刷一廠
開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張	30.125
字數	717 000
版次	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	1—2 000
書號	ISBN 978-7-202-04690-6/K·864
定價	58.00 元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年前，恭接保群學弟惠書，欣悉《陔餘叢考》再經董理，擬於近期改以繁體字豎排出版。遵囑，謹將舊日文稿稍事刪節，以誌祝賀。

《陔餘叢考》係趙翼的第一部學術著作，本屬勿庸置疑，故而該書自乾隆五十四年（一七八九）刊行之後，較長一段時間並未出現異議。晚清，李慈銘率先發難，聲稱翼著《陔餘叢考》、《廿二史札記》，乃「趙以千金買之一宿儒之子」^{〔一〕}。由於慈銘見書甚多，於版本目錄之學頗稱熟悉，在同治、光緒間文壇亦不無名氣，因之民國初，隨着李氏《越縵堂日記》的問世，《陔餘叢考》的作者是否爲趙翼也就成了問題。歷史真相如何？關於《廿二史札記》之應爲趙翼所著，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，史學界前輩早有專文考明，恕不贅言。此處祇集中討論《陔餘叢考》是否出於趙翼之手的問題。爲討論之便，謹將趙氏生平酌加梳理。

趙翼，字雲崧，一字耘松，號甌北，晚號三半老人，江蘇常州府陽湖縣（今武進縣）人。生於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二日（一七二七年十二月四日），卒於嘉慶十九年四月十七日（一八一四年六

〔一〕李慈銘：《越縵堂日記》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條。

月五日），享年八十八歲。

翼早年家貧，隨父就讀四方。乾隆六年，父卒於杭氏家館，翼年方十五即子承父業。十四年，塾職被解，無以自給，遂北上京城。抵京後，以文學才能受知於顯宦劉統勳，入劉幕協修《國朝官史》。翌年秋，舉順天鄉試，冬，入主考汪由敦幕。汪氏爲清廷重臣，家富藏書，翼如饑似渴，縱情閱覽，見聞日益開闊。汪氏亦深於文學，又極愛趙才，一應詩文乃至大政奏章，多委翼代筆。積以日月，翼詩文修養大進。乾隆十九年，由舉人中明通榜，用爲禮部義學教習、內閣中書。二十一年，入選軍機處。時值清廷興兵征討西北準噶爾，軍事文書往返頻繁，翼或入值宮禁，或扈從塞外，凡奉命所擬公文，頃刻千言，無不詞簡意達，得中肯綮。二十三年，雖一度遭謗調出軍機處，但次年又復入值。從此嶄露頭角，以過人文才而聲名大起，不僅爲主持軍機處事宜的大學士傅恒倚重，而且朝中大員每有奉諭唱和，也多請代筆。翼第一部詩集《甌北初集》，即在此時刊行。

乾隆二十六年春，趙翼如願以償，會試登第。當年恩科會試，九名閱卷官一致評翼卷第一，狀元在望。不料殿試節外生枝，高宗以清廷開科以來，陝西未出狀元，遂拔王杰爲第一，而置翼第三，授翰林院編修。雖一度爲莫名惆悵所困，但進入夢寐以求的翰林院，翼仍喜不自勝。之後數年，相繼參加纂修《平定準噶爾方略》、《御批通鑑輯覽》諸書，還數度主持鄉會試事宜，一帆風順，志得意滿。

乾隆三十一年冬，奉旨遠放廣西，出任鎮安（今德保縣）知府，詞臣生涯遂告結束。抵任未及一年，又奉命帶職赴雲南，參加籌劃與緬甸的戰事。一年後，復返鎮安。翼爲官清廉，興利除弊，深得民心。三十五年，奉調廣州任知府。翌年，再調貴州，任貴西兵備道。行前，以其母年高

爲由，請兩廣總督李侍堯代奏解官歸養。李氏不允，被迫赴任。由商賈駢闐的廣州，來到萬山叢中的威寧，面對官貧民窮的窘境，翼不禁仰天長歎，驚呼天下無此貧署，辭官回鄉之意愈堅。三十七年十月，清廷追究廣州海盜失察，翼被降一級調用。借此機會，即辭官而歸，時年四十六歲。

解任還鄉後，翼靜心讀書，凡有心得，輒記別紙。在訖於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其母逝世的五年間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著作《陔餘叢考》。四十五年初，高宗南巡，翼迎駕宿遷。五月，有文赴部起用。翼取道山東赴京，擬再涉宦海。不料行至臺兒莊，忽患風疾，無奈掉頭南歸，從此步入長達三十餘年的歸隱生涯。

趙翼晚年，息意榮進，潛心著述。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，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間，兩度主持揚州安定書院講席，說史，談經，論文，寫下一生最爲充實的一頁。在此一段時間裏，《陔餘叢考》四十三卷得以修訂刊行，《檐曝札記》、《甌北詩話》等文史著作亦相繼問世。五十七年，《皇朝武功紀盛》四卷成。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年），翼史學名著《廿二史札記》告竣，四年，刊刻藏事。十五年，值翼中舉六十年慶典，循例重赴鹿鳴宴。四年之後，終因年邁，溘然辭世。

《陔餘叢考》之爲趙翼所著，證據甚多，主要可歸納爲如下三個方面：

首先，在本書卷首小引中，趙翼關於全書撰寫情況的自述是可信的。據稱：「余自黔西乞養歸，問視之暇，仍理故業。日夕惟手一編，有所得輒札記別紙，積久遂得四十餘卷。以其爲循陔時所輯，故名曰《陔餘叢考》。」古人把恪盡孝道奉養父母稱做「循陔」，語出晉人束皙《南陔》詩，載《文選》卷十九。趙翼辭官養母，事在乾隆三十八年，五年之後，其母逝世。翼所云「循陔」，即指此五年間事。既然《陔餘叢考》初成於辭官歸養期間，全書又係據讀書所得，隨手札記而成，

題以此名便是理所當然。關於這段自述的真實性，可以趙懷玉所輯《甌北先生年譜》爲證。據趙譜乾隆三十八年四十七歲條記，譜主於是年二月二十日返鄉後，「視膳之暇，手一卷，披閱不輟。今所刻《陔餘叢考》諸書，皆此數年所得也。」趙懷玉爲譜主族孫，親承聲歆，且深得翼鍾愛。乾隆五十七年，翼所著《皇朝武功紀盛》書稿，即係交懷玉携往京中，送請時任刑部侍郎的友人王昶審閱。懷玉所記趙翼是時學行，應屬可信。此外，還可以本書卷首吳錫麟序爲證。吳序稱譽趙翼：「爰於愛日之暇，彌勵惜陰之心。七層支白傳之陶瓶，十手佐蘇公之筆錄。源通河漢，環流太極之泉；藥入刀圭，高築軒光之灶。郵能考異，契乃參同，萌抵百家，喉衿群籍，成《叢考》四十三卷。標以《陔餘》，紀實也。」這段文字，說的仍然是趙翼在孝母期間，出入百家，貫串群籍，而始成《陔餘叢考》事。吳錫麟爲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，較趙翼年少二十歲，乾隆四十年進士，由翰林院編修官至太學祭酒，後一如趙翼，爲養親而辭官回鄉。吳序撰於乾隆五十六年四月，是時二人正同在揚州安定書院執教。翌年，翼辭書院講席，即由錫麟接主。對吳錫麟而言，趙翼既是昔日翰林院中的前輩，如今又是書院中的主講，所以他自然要在序中謙稱「乃以鴻筆之如椽，下付鯁生而作序」，序末也要自署「同館後學」了。吳錫麟先前既能榮登翰林院，並以太學祭酒而爲四方文士師表，顯然不是寡學浮躁之輩。爾後又能視富貴如浮雲，辭官還鄉而不出，德行當不在趙翼之下。倘若《陔餘叢考》攘自他人，吳錫麟竟然撰序表彰，豈非爲虎作倀！無疑，他不會去做如此辱沒斯文、敗壞名節的事情。

其次，關於撰寫《陔餘叢考》，在趙翼的著述中也不乏證據。據《甌北集》卷二十七《即事詩》云：「閉門寧厭寂寥居，亂帙縱橫獺祭魚。拙句點金成巧句，古書翻案出新書。一燈紅焰花常吐，兩

袖烏痕墨未除。業就改期傳不朽，或同小說比《虞初》。」在該詩結句，翼有自注：「方輯《陔餘叢考》。」十餘年後的嘉慶元年，翼撰《七十自述》一詩，追憶先前的著述活動，依然於「訂罷史編翻自笑，干卿甚事苦增刪」句末自注道：「方輯《陔餘叢考》。」顯然，這已經足以證明趙翼的作者地位。如果再以本書自身為例，那就更有不可移易的鐵證。該書卷二十九《五經中式》條記：「余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。」庚午即乾隆十五年，恰好是趙翼寄籍順天一舉克捷的時候。此其一。其二，同卷《同年》條又記：「余庚午鄉舉，宛平黃叔琳開府係前庚午舉人，曾為先後同年之會。」證諸《清史稿》黃叔琳本傳及清人顧鎮輯《黃崑圃先生年譜》，黃確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舉人，翌年成進士，六十年後，因之而奉旨賜侍郎銜。其三，再據同卷《十八房》條記：「余分校壬午鄉闈。」壬午為乾隆二十七年，是年，趙翼以翰林院編修選鄉試主試官，列名一等第九，奉旨出任順天鄉試同考官。明載年譜，考信不誣。其四，該書卷三十三《螺填》條，還有如下記載：「今貴州水西一帶，即羅甸鬼國，余嘗官其地，皆崇山峻嶺，並無江河。」趙翼當年任貴西兵備道，設署威寧，即文中「水西一帶」之所指。有此四條鐵證，《陔餘叢考》之為趙翼撰寫，確無疑。

再次，《陔餘叢考》全書所體現的不拘成說、推陳出新的風格，同趙翼一貫的為學思想是全然吻合的。一如前述，趙翼的史學經歷並不自撰《陔餘叢考》始，後來又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，參與編纂《平定準噶爾方略》和《御批通鑑輯覽》。至於見諸詩篇的史評，遠在翼二十歲時即已留下記錄。儘管其中尚多幼稚膚淺之見，但是作者對歷代官修史書的批評：「記載較可憑，略少冤鬼

哭。是以撰述家，多保名位祿。卻嫌文又劣，難繼古人躅。金元太缺略，宋又太繁複。」^(一)則並無不是之處。這種不拘一格的風尚，隨着趙翼閱歷的豐富，學問的日增，終於在其進入翰林院之後，演爲大胆的疑古思想。諸如「乃知青史上，大半亦屬誣」；^(二)「嗚呼書生論古勿泥古，未必傳聞皆僞史策真」^(三)等等，卓然挺立，雄視千古，的確遠非同時泥古者所能望其項背。如此一位思想開闊、才華橫溢的史家，在乾隆時期講求廣涉博覽、多方求證的學術空氣熏染之下，集中五年的時間，去結撰一部像《陔餘叢考》這樣的學術札記，應當說是綽有餘裕的。何況這部書在刊行前，還經過認真修訂。譬如本書卷二十八《三元》條所涉乾隆四十六年科場事，即爲修訂時所補。又如卷十八《汴京始末》，卷三十《銀》、《忽絲毫釐分錢》，卷三十一《古人跪坐相類》諸條，都涉及王鳴盛著《十七史商榷》，顯然也是在乾隆五十二年王書刊行以後所補。姑無論訂補者爲何人，或爲同在安定書院執教的吳錫麟，或爲幫助趙翼校訂《廿二史札記》等著述的李保泰，然而修訂之與撰寫，畢竟不可同日而語。因此，趙翼的作者地位是不可動搖的。

至於抄襲的訾議，恐怕也不能令人信服。《陔餘叢考》取法宋末學者王應麟著《困學紀聞》，尤其受清初大儒顧炎武著《日知錄》影響甚深。就編纂形式而言，三書多有類似之處，皆植根於博覽群籍的深厚基礎。蒼萃衆說，比較歸納，融前人之得爲己有，實爲一共同特徵。王、顧二家不

(一) 趙翼：《甌北集》卷一，《古詩》二十首。

(二) 趙翼：《甌北集》卷十，《後園居詩》。

(三) 趙翼：《甌北詩鈔》不分卷，《關索插斨巖歌》。

掠人美的優良傳統，也爲趙書所繼承。《陔餘叢考》中，凡引用前人記載，始終恪守著述道德，一注明來源。顯然，這與抄襲性質迥異。關於這一點，趙翼在本書卷四十《竊人著述》條，實際上已經做了再好不過的回答。他說：「《史記》多採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楚漢春秋》等書，或全用其文，或摘叙其事，班固作《漢書》，凡武帝以前，皆取《史記》而刪削之。又《史記·秦本紀贊》，全用賈誼《過秦論》；《班書·陳勝項籍傳贊》，亦全用《過秦論》及史遷《項羽贊》。此則書各專行，不嫌引用，並非掩其美爲己有也。」

《陔餘叢考》自乾隆五十六年刊行以後，雖曾在學術界一度有過共鳴，但由於趙翼詩名太盛，本書的影響則爲《甌北集》所掩。直到嘉慶、道光間，始見有人提出較爲具體的評論。當時的學者周中孚，曾經在其所著《鄭堂讀書記》中指出：「雲崧本詞賦家，於經從無所得，故考論經義，率皆門外之談。惟史家頗稱熟悉，曾著有《廿二史札記》。此間十一卷，已得其大略，著作於《札記》之前者。而雜論故事數卷，尚多可取，餘所考證，其細已甚，不足以當大方之一噓。」^{〔一〕}在周氏的另一部原不拟發表的《鄭堂札記》中，則更對《陔餘叢考》提出尖銳批評，認爲：「《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》一則，其所引證，頗與毛西河之說相同。朱竹垞有《答蕭山毛檢討書》，極以毛說爲是。案毛、朱之說本非，趙氏反竊取之，且自詡爲雖創論而實定論，直牀上安牀，屋下架屋耳！」^{〔二〕}還說：「趙崧詞章之士，於經本無所得。其《陔餘叢考》首列考經四卷，大都取前人

〔一〕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五十五。

〔二〕周中孚：《鄭堂札記》卷三。

之說改頭換面。即如考《易》，祇有《畫卦不本於河圖》、《易不言五行》、《河圖刻玉》三則，全襲《易圖明辨》，其餘概可見矣。^{〔一〕}繼周中孚之後，於本書評論影響最大者，便是前述同治、光緒間文人李慈銘。李先是贊許《陔餘叢考》和《廿二史札記》爲趙翼「生平傑作」，認爲二書「周密詳慎，卓然可傳」^{〔二〕}。九年之後，又推翻前說，傳播流言，聲稱二書「非趙自作」。還說：「趙識見淺陋，全不知著書之體，此兩書較爲貫串，自非趙所能爲。」^{〔三〕}在這個問題上，李慈銘之說，輕於立論，不足爲憑。而周中孚則是一個嚴肅的學者，他對於《陔餘叢考》的評論，又當如何看？

平心而論，趙翼之於經學，的確所得未深，因此本書論經諸卷，支離而不成體繫，顯然不能自成一家。對此，趙翼後來撰《廿二史札記》，也曾坦率承認：「資性粗鈍，不能研究經學。」^{〔四〕}但是周中孚所云本書前四卷全襲清初胡渭、毛奇齡、朱彝尊諸人經說，則未免失之以偏概全，不是恰如其分的評價。事實上，討論經義，並非本書重點。就全書內容而言，作者未分門目，僅於編次先後上以類相從。大體說來，不外乎是三大部分，即經義、史學、博聞。而經義部分，不過全書十分之一而已。如果再區分細緻一些，那麼本書之所側重就更清楚了。全書卷一至卷四論經義，卷五至

〔一〕周中孚：《鄭堂札記》卷四。

〔二〕李慈銘：《越縕堂讀書簡端記》不分卷，《廿二史札記跋尾》。

〔三〕李慈銘：《越縕堂日記》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條。

〔四〕趙翼：《廿二史札記》卷首《小引》。

十五論史籍編纂，卷十六至二十一雜論故事，卷二十二至二十四論藝文，卷二十五論年號，卷二十六、二十七論官制，卷二十八、二十九論科舉，卷三十、三十一雜論名義，卷三十二論喪葬禮俗，卷三十三論器物，卷三十四、三十五論術數神佛，卷三十六至三十八論稱謂，卷三十九至四十三爲雜考證。

本書中堅，確如周中孚所評，在論史諸卷。但其範圍並非祇是周氏所說的五至十五卷，而下限應當延至二十九卷。因爲這二十餘卷，其學術價值不僅在於日後即成爲《廿二史札記》的雛型，而且其間所輯錄的歷史資料以及作者由以做出的識斷，都與治史息息相關，同樣是全書的精華所在。至於本書三十卷以後的內容，周中孚以「不足以當大方之一噓」而輕加貶抑，則是不能令人贊成的。

趙翼學如其人，不惟曠達無拘，而且志存經世。而周中孚偏好考據，以助阮元輯《經籍叢書》得名，於錢大昕的考史，尤爲服膺。因此，中孚之評翼書，爲考據家成見所囿，以致捨其大而識其小，不能見到《陔餘叢考》論社會風俗諸卷的歷史價值。應當指出，本書三十以後諸卷，所涉內容廣泛，舉凡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習尚、名物制度、語言文字、稱謂演變等等，趙翼皆綜貫異說，考鏡源流，一一做了輯錄。固然這些記載確有瑣細之嫌，但此乃全書性質使然，未可厚非。何況社會生活多姿多彩，人類歷史斑駁陸離，作者博覽群籍，兼以爲官兩廣、雲貴的見聞，別擇去取，始繪製出這一幅歷史風情畫卷。全書所提供的此類瞭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生動素材，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歷史貢獻。《陔餘叢考》的這種歷史作用，顯然是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爲封建帝王將相隱惡揚善的若干官修史書所不能比擬的。因此，本書迄今不僅受到史學工作者的重視，而且也廣爲文

學藝術、語言文字、社會學、民俗學等衆多學科的學者所利用，從而體現其久遠的歷史價值。當然，就如同《廿二史札記》一樣，《陔餘叢考》也存在若干疏失，甚至是糟粕。然而瑕不掩瑜，讀者細心採擷，自能從中獲得益處。一孔之見，敬請指教。

陳祖武 謹識

二〇〇七年元月十日於京東潘家園

校點說明

對於趙翼和他的《陔餘叢考》，蒙學兄陳祖武先生所賜前言，裏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。此處僅就與本書校點有關的情況做一下說明。

二十年前，河北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我們整理的《陔餘叢考》的簡體字本，由於自己的古籍整理水準以及選擇的版本等諸多原因，裏面存在着不少錯誤和不足。最近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先生認為，由於《陔餘叢考》這一清人學術筆記越來越引起讀書界的重視，有必要重新整理，採用繁體字豎排的形式，以適應學術界的需求。所以我們就對本書從頭開始，做一次新的整理。

此次校點採用的底本為乾隆五十五年湛貽堂本，亦即《陔餘叢考》的初刻本。此本經由趙翼手訂，是目前的最好版本。雖然此本仍有一些錯字，但大多都是因字形的差異以及通假的不慎所致，糾正這些錯字並不是本書整理的主要難點。這方面的工作是：一，對那些明顯的筆誤，如「掾」誤作「椽」，「歐」誤作「歐」之類，一般徑直改正，特殊的略作說明。二，清代的避諱字，如「玄」、「弘」等，大量涉及到古人名和地名，我們也徑改不注。三，原本中的異體字，我們一般都予以保留，但有一些異體通假字，如「注」「註」、「況」「況」、「回」「廻」，趙氏本人往往

混用。如卷三「八十者一子不從政」條，上句做「籍注」，下句便做「註籍」，卷四十三「迴殘」條，文中或作「回殘」，我們就只好統一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們一般就不作變動了。四，對於本書原文一些錯字的糾正，我們仍用慣例，對錯字加以圓括號，縮小字號，對補正之字加以方括號。凡是此類糾正，只要原書已經標明引文出處的，我們都是核據原出處，所以無須說明，而原文沒有出處的，我們則在注腳中標明。

趙翼此書大量引用典籍文字，為了便於讀者辨識區分引文與作者本人的論述，我們對引文儘量查到出處，加上引號。這個工作在過去的整理本中忽略了，就很容易讓讀者在使用本書時發生誤解。即以趙翼本人而言，他採用的一些材料有些是轉引自他書的，就往往把引用者自己的論述誤認為是引文，出現了嚴肅學者不應發生的錯誤。如卷三十四「干支」條引劉恕《通鑑外紀序》，因為是轉引自顧炎武的《日知錄》，就把顧氏的話誤作劉恕了。有鑒於此，我們在加引號時採用比較寬泛的作法，即不完全拘泥於引文是否絕對忠實于原文。因為趙翼引用典籍，極少原本照錄，有的是節錄，有的是櫟括，有的則是據自己的理解而改寫。對這種引用的文字，我們也都加上引號，而且對趙翼本人沒有注明出處的，也儘量在腳注上加以說明，以提醒讀者使用時，最好核對原出處。而對於趙翼的引文，只要與原書本義無大差異，我們就不做改動，但遇到趙氏誤改誤刪原文，而容易引起讀者誤解的，我們或在文中補正，或在腳注中說明。至於其他類如誤標出處、引甲書而攙入乙書之類偶爾出現的問題，我們則在腳注中說明，此處就不贅述了。

古書的標點風格很難強求一律，特別是一些書名號，古人往往節略數字，或者隨文即興，如「羅《鶴林玉露》」、「南、北二《史》」、「《秦檜》」、「《趙鼎傳》」之類，我們僅以便於讀者閱讀為

準，很難用現在的規範要求了。而對於「孔疏」、「毛傳」之類，一般不加書名號，但易引起誤解時就加上，這從體例上看似不一致，但對閱讀並無妨礙，請讀者諒之。

由於我們的水準有限，這次整理中肯定有不少錯誤和缺點，請讀者諸公不吝賜教，以便再版時糾正。

樂保群 呂宗力

陔餘叢考序

夫良弓九合，斯稱鉅黍之名；大樂六成，乃著總干之象。故蘇世之學，兼蓄乎支渠；載道之文，不局于矩步。履舄削鐻，能助方聞；考繆剡麻，胥歸淳制。用以盧牟往載，被飾前謨，聚大魁而為笙，結春芳而崇佩。若雲松先生者，其今世之深寧叟乎？先生味道之腴，食古而化，三長兼擅乎史氏，九能可以為大夫。凡夫斗簡觚編，龜枚鳥卜，天儀軌象，地節堪餘，《凡將》、《元尚》之篇，乘方割圜之術，以及青囊之秘策，黃石之內書，莫不星宿森羅，雲霞亂費，同撐腹笥，妙決言泉。東王投千二百驍，但聞天笑；侍中奪五十餘席，誰及瀾翻。於是奏罷《長楊》，便隨羽獵；吟餘紅藥，更上蓬萊。坐第七車，承玉音之問答；給尚方札，作官樣之文章。豈不論可祭花，口將吐鳳，而乃一麾出守，數載從軍。參上將之韜鈴，聘書生之筆舌。斯時也，大旗日落，萬馬無聲，古塞雲屯，荒燐四起。盾鼻磨墨，弩牙發機。胸羅破陣之圖，翰灑洗兵之雨。直欲曲鳴榔鼓，碑借崑崙，固未暇覲縷陳編，鑽研舊業，密爾自娛於斯文也。士各有志，水亦知歸，乍釋戎容，遽懷初服。雖福星一道，冀慰蒼生；而壽母七旬，敢違白首？鱸魚有味，護草忘憂，岫幌依然，楹書無恙。爰於愛日之暇，彌勵惜陰之心。七層支白傅之陶瓶，十手佐蘇公之筆錄。源通河漢，環流太極之泉；藥合刀圭，高築軒光之竈。郵能考異，契乃參同。萌抵百家，喉衿羣籍。成